



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

山西小型剧本选

編 选 說 明

建国十年来，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在中共山西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各方面的关怀下，我省的戏剧工作者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斗争、鼓舞人民前进的剧本；同时也涌现了不少新的业余剧作者。这些剧本，绝大部分是供业余剧团在元旦、春节以及平时上演的剧目，它们大都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与生产斗争，起到了为政治、为生产、为工农兵服务的作用；这些剧作者中，不仅有知识分子，而且有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工人、农民。为了鼓励创作与互相学习、交流经验，为了丰富上演剧目，为了更进一步地推动剧本创作和戏剧事业的发展，我们从十多年来我省剧作者所写的独幕话剧、小型歌剧中，选择了一部分较好的作品，编辑了这本《山西小型剧本选》。

在编选这本选集时，除了主要从作品的思想水平、艺术水平考虑外，还尽可能照顾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；同时也照顾了广大业余剧作者的作品。由于篇幅所限，一般的以每人一篇为限。作品目次则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所限，由于还有在外地刊物、出版社或专、市、县刊物发表、出版的作品未能详尽地收集，有遗漏和不

妥的地方，尚希各剧团、剧作者以及广大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在編选工作中，曾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、山西文化社等单位的大力协助，特致謝意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

1960年1月

目 录

独幕话剧

闹家务	郭健 孙偉 孟濤 郭基熳 江发声	(1)
竞赛	关四水	(27)
习惯成自然	賈 克	(47)
协作之歌	許 黃	(73)
闹洞房	賈 克	(93)
战斗的一昼夜	秦振中 王秀升	(115)
算盘计	吳大揚	(139)
0.1	太鉄机务段話剧組集体創作 家 嵩执笔	(155)

小 型 歌 剧

光荣义务	关守耀	(175)
社是谁的	余大中	(207)
小算盘	王世荣	(225)
李嬢子摘瓜	趙树田	(239)
小算盘打不得	李 娜	(257)

金苹果	怕，叶	(275)
寿诞日	宋才波	(293)
落 网	王易風	(321)
换 防	王长法 焦存福	(347)
雨过天晴	罗仁佐	(359)
一车肥田粉	李济胜	(375)
蒲院生輝	張万一	(385)
評武台前	章 瀚	(409)
小心眼	張万一 王世榮	(429)
一車磚	程光遠	(451)
全民大练兵	楊茂林	(467)
师徒俩	吳 吳	(475)
蓮花灣探亲	侯 錄	(507)
送垫肩	火 耳	(525)

鬧 家 务

郭健 孫偉

孟濤 郭基羚 江发声

人物：李大寿——五十岁，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，李兴乐父亲。

李母——四十八岁，李大寿妻。

李兴乐——二十五岁，锭子工段工段长，青年团支委。

李小云——二十岁，生产小组长，青年团小组长，李兴乐妹。

王玉芳——二十一岁，检验组长，青年团员，李兴乐未婚妻。

秀梅——十八岁，女车工。

小刘——十六岁，女车工。

第一場

时间：一九五四年九月，某天工厂将要下班的时候。

地点：某国营纺织机器制造厂的金工车间技术检验组。

〔幕启：王玉芳正在办公桌上画表格。桌子上放着一张绿虎皮宣纸。纸的中间写着“紧密团结完成国家计划，相互敬爱建立幸福家庭”几个大字，上面有个用红纸剪贴的“囍”字，半张贴在桌子外面。正面墙上贴有“保证质量消灭废品”等标语。少顷，王玉芳画完表格，整理完毕，伸伸腰，从桌上拿起贺词纸来看看。秀梅与小刘推着放着锭杆箱子的小铁车出现在门口，见玉芳神气，悄悄地偷看。〕

秀梅：〔蹑手蹑足地走进来，在玉芳身后偷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地〕玉芳！

王玉芳：（吃了一惊）誰？……是你們倆呀，小鬼！

秀梅：你看什么呢？噢，是瞅着這紅喜字兒楞神兒呢。小劉，你快來看。

小劉：噢，今兒晚上結婚，這陣兒就沉不住氣了。這張紙有什么看頭呀？

秀梅：你懂的啥，人家玉芳姐從這張紙上能看見李興樂。

王玉芳：別胡說八道……我正在這兒畫表格呢。

小劉：畫表格？（見桌上沒有表格，故意尋找地）往哪兒畫呀？噢，八成兒是往這紅喜字兒上畫啦吧？

〔二人大笑。〕

王玉芳：別瞎扯了！你們干么來了？

秀梅：瞧！把正事也忘了，快來！

〔二人把小車推進來，玉芳幫他們抬下箱子。〕

秀梅：我們小組又提前完成了計劃，這批錠杆現在全部干完了。

小劉：我說你這個檢驗組組長呀，應該給你的檢驗員們下個命令，以後我們小組干的活就用不着檢驗。全廠誰不知道，一年零兩個月一件次品廢品也沒出過。

王玉芳：這我知道，可是該檢驗的還得檢驗。（說着順手拿起一根錠杆來）

秀梅：你看怎樣？這是李小雲車的。

王玉芳：小雲車的？

小劉：對了，小雲車的。我們的小組長，你的小姑子。

秀梅：小劉，現在還不能叫小姑子呢，晚上才……

王玉芳：（放下錠杆）你們別說了好不好？

小 刘：（郑重其事地）哎，真的，玉芳姐，你今天晚上結婚，这
心里是怎么个勁儿？

王玉芳：不知道。

秀 梅：你自己心里怎么回事还不知道？說一說怕啥。

王玉芳：怎么？你俩还想吸取点先进經驗嗎？

小 刘：这叫啥先进經驗呀？

秀 梅：就算是先进經驗吧，也該介紹介紹推广一下呀。

王玉芳：誰能說得来这个呀！甭着急，等你們俩結婚的时候你們就知道了。（欲走）

小 刘：（拉住玉芳）哎哎哎，別走別走。

王玉芳：別鬧了，我还要巡迴檢驗去呢。

小 刘：玉芳姐，我再問你，你愛兴乐的什么呀？

王玉芳：你怎么尽問些这問題呀？

秀 梅：这問題才有意思呢，說吧。

王玉芳：我不知道。

秀 梅：你不知道？我可知道。

小 刘：（天真地）咦？你怎么能知道哇？

王玉芳：（笑了）是呀，你怎么能知道呀？

秀 梅：我……你笑什么？全厂誰不知道，誰不說你們俩是一对好夫妻呀？（玉芳倒难为情起来）你是車間的技术檢驗組組長，兴乐是工段长，又是团支委，又是合理化建議委員會委員，又是宣傳小組長；別看这么多工作，人家样样都办得好。誰不佩服呀？

〔李兴乐上，在后边偷偷地听他們讲些什么。〕

小 刘：玉芳姐，你是不是就愛他这些？

王玉芳：嗯！是。

小 刘：还有什么？

王玉芳：还有？

秀 梅：快說呀！

王玉芳：还有……

小 刘：工人阶级，直爽一些啊。

王玉芳：就是这些嘛！还爱他思想进步、工作积极、学习努力，行了吧？

小 刘：可是大伙都說他有个人英雄主义，你說他有沒有？

王玉芳：嗯，有一点。

小 刘：（不大同意）有“一点儿”？

秀 梅：一点还不够受？你要多少？

小 刘：玉芳姐，你說你有这么个爱人你高兴不高兴？

王玉芳：（笑兴地）高兴！

小 刘：怎么个高兴？

王玉芳：刨根儿問底儿的……我不跟你们說了。（猛地甩开二人往外跑，恰好迎面撞着李兴乐，楞了一下，扭回头来对二人，埋怨地）死鬼们，看！

小 刘：（跑过去）李兴乐，我們剛才說的話你都听见了吗？

李兴乐：我？没听见。

小 刘：真没听见？

李兴乐：就是听见也得說沒听见。

小 刘：你来干什么来了？

李兴乐：我？看看你們小組最后这一批錠杆檢驗完了沒有。

小 刘：看檢驗錠杆来了？哼！我看哪，你是看檢驗組長来

了！

秀 梅：快走吧！你就会給別人下不来台。

小 刘：（故意地）哎，玉芳姐，你不是要去巡迴檢驗去嗎？怎么不走哇？

秀 梅：算了。小刘，現在是咱們倆該走了。

小 刘：（調皮地点着头）对！是咱倆該走了。

（二人下，忘了推小車。）

李兴乐：你跟他們扯那些話干啥？

王玉芳：他們要問嘛。你干什么来了？

李兴乐：干什么？小刘剛才不是說了嗎，看檢驗組長来了。

小 刘：（复上）你看我沒說錯吧！（推小車下）

李兴乐：这小丫头真調皮！怎么样，忙嗎？

王玉芳：檢驗組的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越是到月底就越是忙；各工段的活都是这几天特別多。要不是上个月你給我們提了意見，修改了檢驗計劃，恐怕还得像从前似的来个紧赶紧。

李兴乐：这么說我的意見沒白提？

王玉芳：可不是，全組人都說，你的意見正提在节骨眼上。我們根据你的意見討論了好几次，总算克服了計劃不周的缺点。

李兴乐：那就把这个經驗，总结成一份材料交給我爹。他这车间主任，为这事发愁也不是一天了。

王玉芳：对。

李兴乐：以后在工作中要是有了問題，必須得先研究缺点在哪里，解决問題的关键在哪里。你现在当組长了，做领导工

作更得多費点脑子呀。

王玉芳：人家不是剛當了組長不久嗎，沒有經驗。兴乐，我要是能象你多好。

李兴乐：我有啥，平常得很，咱都得好好学习。

王玉芳：是得学习，特別是得向你学习。（有些难为情）

李兴乐：啊呀！算了算了，晚上就結婚了，还来这一套呢。玉芳，你高兴嗎？

王玉芳：你呢？

李兴乐：我当然高兴罗！上个月提升我当工段长，我爹怕我干不了，你也替我担心；可我在团支部会上提出了保証。事實怎么样？今天三十一号了，計劃超額完成不說，全工段一件廢品次品也沒出。只要工夫下到，沒有干不成的事。玉芳，我当工段长这是头一个月，这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。

王玉芳：可是这个月還沒完，还有半天呢！

李兴乐：没关系。待会儿我再到各小組去走一趟，告訴他們特別注意一些，坚持到底。放心吧！这月度的巡迴模範紅旗准是我們錠子工段的了。

〔小刘在外面喊：“玉芳姐，玉芳姐，車間主任叫你呢，快来。”〕

王玉芳：哎，就去。你爹叫我呢，我去去就来，你可別走啊。

（欲下）

李兴乐：玉芳！

王玉芳：嗯？

李兴乐：你过来。以后你再別“你爹你爹”的好嗎？我爹你叫啥呀？

王玉芳：（一时无话可说）

李兴乐：听见了没有？

王玉芳：（微笑地看着他）

李兴乐：怎么不说话呀？……（也笑了）啊呀，你真封建。

王玉芳：这也封建？

李兴乐：这还不封建？再封建就得遮盖头了。这思想得好好的改造改造。去吧！快去快来，我等着你。

〔王芳高兴地跑下。〕

李兴乐：（拿起贺词来念）王玉芳李兴乐二同志结婚志喜：紧密团结完成国家计划，互相敬爱建立幸福家庭。技术检验组全体同志敬赠。（把贺词端正地放下，走到箱子边顺手拿起一根鎗杆来，又拿起量具来量。他并不怀疑妹妹的产品质量，而是想借此抑制一下他兴奋的心情。当把量具放在鎗杆上的时候，他出乎意料地紧张起来）怎么？不合规格？（急忙连量了三根，他的汗珠滴下来了，心快提到嗓子眼儿来了，手中量具碰的鎗杆叮当直响）都不合规格？（急忙跑到桌子后面翻出图表与量具核对，见量具并不差丝毫。这时他几乎失掉了掌握身体平衡的能力。但他突然又振作了一下，怀着最后的希望到箱子边又接连量了几根，仍没有一根合乎规格。他把杆往箱子里一扔，绝望地、急躁地）这小云是怎么搞的！（少停，长吁了一口气）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这批活儿虽然没有报废，可是全都得翻修，比做新的都费工。巡回模范红旗一定被罗拉工段夺去了。总结的时候还要检讨出废品的原因。这可好，当了工段长第一炮不但没打响，把炮筒子也给炸了！（懊丧地坐在箱子沿儿上）刚才在这儿还跟人家玉芳吹了半天，这一下连底儿也吹塌了。待会玉芳来一验不合规格，叫我拿什么话对答呀！（他无意间看到了另外一箱检验合格的鎗杆，

突然想到：对！先混过这一时去，过了今天我和小云连夜抢修。（他急忙把已检验合格的锭杆抓了七八根，放在不合规格的锭杆上面）不行，不能这样做，这不是欺骗领导吗？不能这样做！（又把那几根锭杆拿出来，犹豫）可难道我刚当工段长头一个月就做检讨？在支部会上还做过保证，又赶上今晚上结婚……唉！怎么这倒霉事偏出在这时候呢！

〔外面有人喊：“玉芳，过一会儿来我们组吧，我们的活儿马上就要干完了。”王玉芳答：“好，我一会就去。”〕

〔李兴乐一时慌了手足，急忙把那几根合格的锭杆放进不合格锭杆的箱内。〕

王玉芳：（兴致勃勃地跑上，见兴乐神气不对，关心地）兴乐，你怎么啦？

李兴乐：没……没什么。（打过身去）我爹叫你干什么？

王玉芳：让我快一点送检验单，他要统计废品数字呢。

李兴乐：（触动心思）统计废品数字？

王玉芳：对了，今上午就剩小云的活儿还没检验呢，给我量具。（接过量具欲去检验）

李兴乐：玉芳……

王玉芳：怎么？

李兴乐：我来帮你量。（递给玉芳一根检验过的合格锭杆）

王玉芳：（仔细检验，一连七根）没有一根不合规格。不用量了，这自动汽车的，只要一根合乎规格就全都合乎规格。（到办公桌上填写检验单）

李兴乐：（抑制不住内心的矛盾，欲向玉芳说明）玉芳，这批锭杆……这批锭杆是我妹妹车的……

王玉芳：我知道，车的真不错，小云技术进步真快。

李兴乐：可是小云車的……

王玉芳：小云車的怎么啦？

李兴乐：是呀，我也是說小云車的不坏呀。

王玉芳：（一面盖章）咱厂生产要都能像你們工段，我們这檢驗組
就可以不要了。

李兴乐：（愣神）

王玉芳：你怎么了？

李兴乐：（勉强笑了一下）可不是。（搪塞地卷起那張賀詞）

王玉芳：那是我們小組送給咱們倆的，你下班帶回去吧。我
給……我給咱爹送檢驗单去。（跑下）

李兴乐：（看着玉芳去向，痛苦地）我这不是睜着眼睛騙人嗎？（一面用
手敲着头）欺騙領導、欺騙組織、欺騙爸爸、欺騙愛人、欺
騙……唉！我这干的是什么事呀！我告訴玉芳去……（又停
下来）我要是告訴她，她会怎么看我呢？（痛恨自己）我为什么
要撒謊呀！这不是錯上加錯嗎？

李小云：（在外）哥哥！哥哥！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）

李兴乐：你这是怎么了？慌慌張張的！

李小云：哥哥，我……我出了廢品了。

李兴乐：出廢品了？

李小云：我剛才擦車床的时候，發現刀架子出了毛病，這一批
錠杆全成了廢品了。我……我一个人疏忽大意、思想麻痹，
把咱們全工段都影响坏了。（声音中带出哭声）

李兴乐：別瞎着急，沒出廢品。已經檢驗合格了。

李小云：什么？不能呀。

李兴乐：我看着玉芳填的檢驗单嘛。

李小云：这就奇怪。（肯定地）絕不會。（說着拿起錐杆和量具，就要檢驗）

李兴乐：（立刻把量具搶回來）小云！

李小云：（出乎意料）哥！你干什么？

李兴乐：用不着你檢驗，玉芳已經往辦公室送檢驗單去了。

李小云：她弄錯了，我找她去！（欲下）

李兴乐：（情急）小云！回来。

李小云：（被擋住了）

李兴乐：（責備地）你沒有很好的檢查機器，出了廢品，咱們工段的紅旗得不到了，你知道不？這完全是你一個人搞的。

李小云：（紅着臉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）我……

李兴乐：（換了語氣）小云，告訴你，正巧玉芳沒有檢驗出來。這個月的計劃還是咱們工段完成的最好，紅旗照样是咱們的。

李小云：沒檢驗出來？

李兴乐：是啊，我还騙你？你放心吧。

李小云：我告訴她去。（欲走）

李兴乐：告訴她？你犯了嚴重的錯誤，知道不？你影響了全工段的生產！

李小云：（又難過又氣憤）我……我知道，我犯了錯誤，我去車間要求處分。（又要走）

李兴乐：（急拦住去路）等一下。你怎么連你哥哥的話也不听了？

李小云：哥哥是哥哥，公事是公事，我不能公私不分。

李兴乐：論公事你這小組長也得聽我工段長的話呀。

李小云：（赌氣地）对！我堅決服從。工段長，下命令吧。

〔僵局片刻。〕

李兴乐：（語氣緩和下來）小云，你好好想想，你過去一直沒出過廢

品，又是团小组长，讲出去对自己威信也不好。眼看到手的红旗也得不到。再说爹是车间主任，又是党支部，这不是给爹丢脸吗？

李小云：（怒不可遏，背过身去不理哥哥）

李兴乐：只要过去这两天——反正锭杆也不会马上送上去，过了今天，咱俩想办法把它翻修好，别人绝不会知道。（见小云不说话了，以为她已被自己说服了）你好好想想，为你自己，为咱们工段，也为爹。我还有事呢，你也快去修理刀架子去吧！（下）

李小云：玉芳怎么会没检验出来呢？（拿起量具来检验锭杆，根本放不进去，立刻肯定了）好哇！是他们俩串通好了，玉芳包庇自己的爱人。他俩竟会做出这种事来，还打算叫我也跟你们一起隐瞒废品，欺骗领导。哼！我不干！我告诉爹去。

（小云急往下跑，恰好李大寿迎面走来，差点冲个满怀。）

李大寿：都快二十岁了，还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。走道还总是那么蹦蹦跳跳的。

李小云：（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，一口气地）爹，我出了废品了。玉芳包庇哥哥，怕得不到红旗，怕给你丢脸……

李大寿：（摸不着头脑）什么废品、红旗、丢脸，乱七八糟的。

李小云：（也着急地）就是嘛！我出了废品，哥哥不叫说，玉芳包庇他，怕给你丢脸……

李大寿：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）啊！你慢点说，说清楚。（走到办公桌前坐下）

李小云：（坐下来）刚才我交完活儿擦机床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刀架出了毛病，吓了我一跳，我知道糟了，今天下午我做的锭